

深度忧郁

雪屏◎著

爱、焦虑、自恋……

当女人和事业都让他无法摆脱心灵灰色的时候
他又怎样寻找自我救赎的出路

Shen Du You Yu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深度忧郁

雪屏◎著

感性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主要区别之一，而感

性中的感性则是忧郁者与其他人的些微区别。

我的故事是另一种闭眼方式。

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度忧郁/雪屏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9. 1

ISBN 978-7-5411-2762-5

I. 深… II. 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4439 号

SHENDU YOUYU

深度忧郁

作 者 雪 屏

责任编辑 胡 焰

实习编辑 王一心

封面设计 邹小工 蒋 和
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责任印制 晋 冰

责任校对 汪 平等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2762-5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166 千

印 张 8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(028)86259285[发行部] (028)86259303 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 610031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

定 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97071 86697083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调换。电话: (028) 86259301



钟 为 谁 鸣

SHENBUYUYU

对不起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明星，别总盯着我看，我左面那人对我说。不错，我们确实是紧挨着，可是我却看不见她。

我记得，我刚才还能看见她来着，我还记得，她的脸很俏丽，只是胳膊跟莎朗·斯通的腿一样修长，而腿则像莎朗·斯通的胳膊，特别适合拆开了，拍特写镜头。当时我猜想，这一准是个年收入在三万，而开销可能要三十万的主儿。

我的眼睛突然怎么了？

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眼睛是怎么了！

一切仿佛是突然发生的，首先是心跳，继而气短，最后是眼前一黑，好像太阳一下子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下，我便什么都看不

见了。

你不说，我还真没注意到，你就是那什么什么里的那个主演吧？我右面的那人跟我左面的那人搭讪起来。

不是的，我不是，我左面的那人跟我右面的人说。

哦，那么你演的该是什么什么吧？仍然是我右面的那人跟我左面的那人说。

哎呀，人家明明演的是正在热播的那什么什么嘛，你真笨！我左面的那人有点不耐烦似的跟我右面的那人说。

我左面的那人身上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，我说不好那是一种什么气息，转天一觉醒来我才找到一个准确的形容词——她弥漫着的是腐烂的蕨类植物的气息；而右面的那人的身上却散发着一股子烟味、酒味和精液味。

我能听见他们的对话，闻到他们的气味，就是看不见他们。

我说呢，怪不得我看你那么眼熟呢，我右面的那人跟我左面的那人笑嘻嘻地说。笑得有点猥亵，我感觉。

人家就是怕被影迷认出来，结果还是被认出来了，你不知道，我这人是很低调的，我左面的那人跟我右面的那人说。

我左面的那人笑了，我右面的那人也笑了，只有我没笑，我一个劲地在打哈欠。从武汉飞到北京，将近一个半钟头，确实挺累，难免要打哈欠。只要有一个人打哈欠，紧接着就有人跟着打，很快，飞机上的人们都被传染上了，就轮番地打了起来，那情景很像莫泊桑写的某部小说中的某个片段。

其实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早已习惯了旅途生活，每天醒来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常常是拉开旅馆的窗帘，眺望着外面十分类似的大街小巷，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在哪个城市。现在好了，终于可以免去这一中间环节了，反正我的眼睛也不听使唤了。

万一我要瞎了怎么办？难道我后半生就只能拄个棍儿在人行道上溜达来溜达去？我不敢往下想了。

尽管我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跟急躁情绪作着顽强的斗争，可是急躁情绪仍然像有形的物体一样，在我体内不住地膨胀。膨胀的结果是，我不但眼睛看不见了，连耳朵和鼻孔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功能。我的耳边仿佛有一阵又一阵的钟声在鸣响，可是为谁而鸣响呢？我也不知道。

我害怕了，害怕得一个劲地用衣襟来擦拭角质框架的近视眼镜，而且越不想害怕就越害怕，就仿佛我们开车穿过茫茫沙漠，沙漠中明明仅有一棵树，偏偏就叫你撞上了，原因只有一个——就是你太害怕了。

要是西西在我身边就好了。

问题的关键是，她不在，她正在机场的某个地方站着，等着我的航班准时到达。

空中小姐是怎么通知乘客飞机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飞机停了。这是波音 747 客机，落地的时候总要颠簸一下，我能感觉得到。

这时候的我，感觉变得出奇的敏锐。我甚至能感觉到我身旁的两个人在取行李时相互留恋地望了一望，眼神是暧昧的。

在那种状况下，我居然能摸索着走到舷梯口，而且没忘提溜上我的那个帆布包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不过，我走起来脚步踉跄，像才从小酒馆里出来的醉汉一样，所以才引起空中小姐的注意，也所以才在我从舷梯上栽下去的一刹那，扶了我一把。

她托住我的肩胛，关切地问了我一句：你是哪个单位的？空中小姐的声音是痉挛的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再次相遇，我认出她来，就是通过声音，而不是通过别的什么特征。

是的，我们并没有在这次狭路相逢以后便从对方的视野中消失掉。而是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吻了她，吻了最少有一百回。

当时她问我：你是哪个单位的？我没回答。我不想告诉她，我是个书商；我更不想告诉她，我到武汉就是参加全国书市去，因为我每每意识到我是个商人的时候，我的耳边就会响起我父亲的谩骂声：瞧你长得那副奸商的模样。在父亲的词典里，商人和地主、资本家、剥削阶级是同义词，起码是并列同类项。

我用昏昏欲睡似的腔调告诉那位空中小姐，有人给我接机，她叫西西。

之后，就昏迷了过去。

在即将昏迷过去的一瞬间，我朦朦胧胧地还在想：刚才在飞机上坐我身旁的那两人是不是一起走的……然后，我的意识就在休止符的位置上戛然而止。

那一天离我三十五岁的生日还差整整一周。



喧嚣与骚动

SHEN DUO YOU YU

我昏厥的时间长达有一个世纪之久，或许比一个世纪更久，我觉得。其实，不过才几分钟而已，医生说。

醒来，我发现我躺在民航的医护室的病床上了，而西西把我抱在她的怀里，让我枕着她的腿。这里除了西西，就是我。我更重要的一个发现是，我的视力又恢复了。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，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我都忘了，忘得一干二净。我只觉得累得慌，跟在钢厂上了一天班一样。

我恍惚是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许多人追在我的屁股后面，摇晃手中的双截棍，疯狂地呼喊着：抓住他，抓住他，抓住那个奸商！这时候，父亲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出来，招呼着

我，叫我到他那边去。

你睡的时候简直乖得就像加菲猫，西西微笑着说。我知道她是逗我玩，只有在她逗我玩的时候，我才能意识到我比她大了十岁。从小到大，就没人夸过我，除了西西。而且自打董子说我内容不错，封面很差以后，我就不再照镜子了。我自己也知道，我长了一张有曲折情节的脸。

人的使命就是时时提醒人们明白，他是人——西西对我一直肩负着这个使命。

你又做梦了？西西问道。我点点头，却没有给她复述梦的内容。我没有告诉她：父亲招呼着我，叫我到他那边去。我没有去。因为我父亲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就死掉了，是我亲眼所见的。我跟父亲睡在一间屋里，我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，是一块结实的预制板救了我……

我常常做梦，几乎没有一天不做梦。

西西知道这个，董子也知道这个，她们不知道的是我喜欢我做梦。我总是试图生活在两个世界中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，一个是梦幻的世界，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为了一个世界而放弃另一个世界，不会。

我的梦常常是近似抽象或者绝对抽象的时候多。

医生，告诉我，我是不是病了？这时候，我才想起问我早就该问的一个问题。

医生说稍微有一点心动过速。

只有一点，西西把手放在我的脸上，抚摸着说。

医生说我有一点心动过速，可是此时此刻我自己觉得连一点心动过速的感觉也没有，我很健康，从来没有过的

健康，而且我发现我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明亮，就是一对苍蝇从我面前飞过，我不但可以分辨出公母来，甚至能看出它们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。

我一骨碌爬起来。

西西试图阻止我。医生说你应该多休息，她说。我现在一点也不累，休息什么呀，我甚至马上可以去跑百米，为了证实我没有虚构，特意给西西做了第三套广播体操中的伸展运动。

要真是这样，我去问问医生好不好？她就在隔壁。西西说。

不要，赶紧给我一支烟过过瘾吧，否则我真的会生病的，我威胁道。这是我的惯用伎俩。

西西迟疑了一下，还是不太情愿地从兜里掏出烟来。只许抽一支，多了不行，她撅着嘴巴说。西西总是这么随和，这一点跟董子大不相同。我特别欣赏西西的地方就是这个，一个天性随和的女孩，怎么去赞美她都不过分。

也许就是因为这个，我始终没跟她说过：亲爱的，我从第一次见到你，就立刻知道你正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。这话是我从米兰·昆德拉那趸来的，他把这句话写在了他的小说《玩笑》里。女人似乎都喜欢这句话，常常被这句话弄得找不着北。但是，我却没跟西西说过，也没跟董子说过，恰恰因为没说，结果更严重，严重到现在我跟西西住在了一起，而董子到目前为止则还是我法定的妻。

我们告别了宁静的民航的医护室。西西挽着我的胳膊

膊，跟我诉说她如何如何想念我，我能隐约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。我用目光占有着她，那目光只有在海上漂流了很久的水手才会有。

走出了机场，打了一辆车，我极力掩饰着我蠢蠢欲动的欲望，我们已经分开半个月了，自从我们俩在一起，还没分开这么久过，欲望真的是一种锈，它能腐蚀所有它接触的东西，即便是我在跟她说起这一次书市上谁订购了我的多少书，谁赖了我的账，以及谁又因为盗印了什么畅销书被抓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时，我也显得过于的心不在焉。

人说，只要你有用身体与女人对话的欲望，或是有拿裤腰带为界来划分女性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习惯，那么就说明你绝对有生存下去的能力。

要是这么说，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

过了东三环，堵车，很多人，很多很多的人，穿行在停着的车水马龙之间，我的眼睛又开始模糊起来，所有人的脸都失去了清晰的轮廓，一会儿长，一会儿短，一会儿又重叠在一处。我不禁紧张起来，紧张得甚至都不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，我仿佛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一个真空地带。我死死地抓住西西的手腕，好像一个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稻草。

你怎么了？西西问。我一定抓疼了她。事后，我发现她的手腕上有两道青紫的手印。

你看那些人，你看那些人……我指着窗外喧嚣的行人，竟跟傻瓜一样地哆嗦起来，而且停也停不下，像光着

脚丫子踩在了电门上似的。

那些人怎么了，那些人怎么了？显然西西是被我“午夜凶铃”一般的表情吓坏了，也不由得哆嗦起来，甚至比
我哆嗦得更夸张更有力度。

那些人的脸越发变形得厉害了，变得青面獠牙，变得恐怖得要命，所有的眼眸都是血红的，他们蜂拥着朝我扑来。可是我不能对西西说这些，我怕吓坏她。我尽量保持镇静，闭上眼睛，想象着自己独自坐在青青小河边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于是我深呼吸一下，却怎么也做不到，他妈的，我就是做不到！

……从此，我再也不曾到人多的地方去过。



丧失为人的资格

SHENDUYOU YU

我居然开始打呼噜了，打得很优雅，而以前我没这毛病。过去我不吃药是无法入睡的，当然还要加上数羊、念乘法口诀和默诵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等一系列辅助手段。

我似乎是用打呼噜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：我困，我困得总也睁不开眼，我要睡觉！

那段时间，我好像除了昏睡就没别的什么功课了，还把一只手搁在脑袋下面当枕头。睡吧，睡它七七四十九天才好呢，我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我之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昏睡，是上帝给我过去习惯性失眠的一种补偿。

我记不清我究竟睡了多久，却记得我在这期间醒过三次，第一次醒来，西西告诉我，他们给我做了CT，做了透视，也照了X光，一切正常。第二

次醒来，西西和西西旁边的伯爵一起告诉我，他们找了内科、外科和脑外科的专家给我看了诊，都说无异常。第三次醒来，西西没在，伯爵也没在，倒是医院观察室的护士在，她正为我的邻床输液，她背对着我，所以我只能看到她两瓣匀称的屁股。我曾读过捷克作家博·赫拉巴尔的《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》，发现他对女人屁股的观察更细腻，他说女人走起来，总是半边屁股扭，随着左右腿的移动，那两瓣屁股便交替着一前一后地耸动，怪好看的。我特意的观察了一下，还真是。

好看的屁股毕竟不是灵丹妙药，对我的怪病不起任何的治疗作用，昏睡依旧。这天，我蒙胧中听到西西和科主任在交谈。他到底是什么病啊，这么查，也没查出个结果来？西西着急地问道。

依我看，贪睡不算个病，干脆说吧，他根本就没病，那主任铿锵有力地回答道。

听主任这么说，我一下子醒了。醒了以后，就再也睡不着了，失眠，服了专治失眠的药也无效。失眠的时候最喜欢胡思乱想，想得最多的是我在沧州乡下的往事：小时候，父母因为要忙父母的事，便把我寄托在乡下，跟奶奶一起过。乡下到处都是青纱帐，都是花草，村头的古槐上落满了喜鹊、麻雀和小燕子。几乎每天早上，那只老猫都要准时地招呼我去打猪草。老猫招呼我的办法很独特，总是用舌头舔我的耳朵，我怕痒，便会立马跳起来，拿起灶台上的玉米饼子，背起筐，一溜烟地跑走了。我们乡下，不光猫懂得事理，狗也一样，狗不但看家护院，还帮着主

人照顾孩子，主人下地干活去了，狗就盯着当院的孩子，孩子一往井沿上爬，那狗便把他叼回来，再爬，还叼……

失眠无疑给我带来了好多的副作用，其中最鲜明的就是心脏出了点小麻烦——只要是醒着，我的心律就每分钟跳 150 下，要是稍微运动运动，哪怕是打个喷嚏撒泡尿，也要每分钟心跳达 160 下之多，就要吸氧了。

他现在这个样子，算不算是有病，主任？西西问。

看来，他真的是有病了，主任琢磨了一下，说道。跟着又用朗诵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口吻自言自语了一句——可是他得的这是什么病呢？

西西他们说什么，我并不在意，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。现在的我已经丧失了为人的资格，我只是一个病夫，一个可怜的躺着凝望着天花板上裂缝的病夫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目光越来越被我病房的那扇占了整整一面墙的窗户所吸引……



红

SHENDUYOUYU

字

那是十二层楼的窗户。

望着它，我总是想：我要是拔下它的插销，然后跳上窗台，然后两条腿一使劲从那跳下去，然后……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？会不会像飞行员跳降落伞一样的洒脱呢？或者像蝙蝠侠落地一样的轻盈呢？

我就这么想啊想啊，只要神志稍微清醒一点就动这个脑筋，挡也挡不住。至于做了半截的生意呢，也撂下了，都得由可怜的东西来打理了。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只是为了玩，谁知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，只好硬着头皮顶住。当时，我自己安慰自己说：即使我做不了一个大写的人，至少也弄个百万富翁的名声来遮遮羞。现在，做不做人或当不当富翁跟我全无干

系了，我的全部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那扇窗户上。只要注意力略微一转移，我就恶心，我的肝脏就灼疼，骨头节也断了似的难受。

织田作之助的那本《夫妇善哉》征订的效果不是太好，西西从南方转了一圈回来，对我说。

哦，我应了一声，这些对我来说，已经十分遥远了，遥远得近似于海湾战争、反恐行动和毕加索的某幅画拍卖出天价来之类的鸟事一样。

迪伦马特的《法官和他的刽子手》卖得还不错，可是江浙和河南迟迟不肯结账，西西又说。

哦，我又应了一声，其实我压根儿就没听见她在说什么。只要望着窗外，我的脸上就会呈现出一种绝妙的表情，那是憧憬，仿佛我正在空中做着优雅的自由落体的动作……至于其他，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

你不听我说的话，总盯着窗户外面干什么，外面究竟有什么玩意儿这么吸引你？西西一脸的严寒，仿佛斥打一个没完成作业的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一样。

外面有蓝天，外面有白云，外面还可以让我表演垂直降落……我说，我的表情似乎跟复写纸一样，克隆着那种我在空中做着自由落体的向往。

我的话让病房里的所有人的脸色刷地一下都变白了，包括西西，包括伯爵，也包括我邻床的病友，我从他们的眼睛里读懂了什么叫毛骨悚然。我病友的病也很怪，他是后背上长个疖子，状似肚脐眼，所以总锅着个腰。伯爵